Illustrated by Diana Ejaita

珍妮·古德爾 & 克里斯塔·蒂珀特

人性的陰影與動物的精神

一個對話

2 32

克里斯塔·蒂皮特（Krista Tippett）和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是各自領域的兩位開拓性的女性。 克里斯塔（Krista）可能最著名的是她在公共廣播節目和播客“On Being”上的工作，該節目通過精神探究，科學，社會康復，社區，詩歌和藝術探索人類的經歷。 珍妮在26歲时，對坦桑尼亞野生黑猩猩複雜的社會和家庭生活進行了革命性的60年研究。 通過將自己沉浸在黑猩猩的棲息地和生活中，她不僅發現它們使用工具，還開始將它們理解為獨特的個體。 當兩個女人同意讓獵戶座雜誌（ORION magazine)錄音她們的對話時，我們感到很興奮。

會議最初是在紐約市的一家酒店舉行，該酒店位於克里斯塔（Krista）居住的—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和簡（Jane）的居住地—倫敦（London）之間。 當COVID-19病毒需要隔離的旅行限制阻止雙方離開家時，我們安排了一次遠程採訪。 當然，理想情況不太理想-我們將閃電般的對話封閉在了瓶子裡-但這仍然是一個了不起的機會，在精力十分集中的討論中仍然是一對令人著迷的可怕人物。 像是牛奶罐裡的閃電，可能吧。

採訪在日曆上佔據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時刻，發生在簡第一次訪問坦桑尼亞現在的岡貝溪國家公園六十週年之際，也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察謀殺一個手無寸鐵的黑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兩天之後。

，距離克里斯塔（Krista）的辦公室只有幾英里。 這些遺留東西之間的緊張關係（一個女人在跨越種族追求尊嚴努力，以及數百年來剝奪我們種族任何尊嚴的種種行為模式）籠罩在對話中。 克里斯塔拉曾說過：“挑戰是巨大的，這是在本世紀成為人類的意義所面臨的生存挑戰。”

KT：如果我問您童年時期，早期生活的精神背景，无论您現如何理解這個詞，那它帶領您去了哪裡?

JG：我第一次認真觀察動物是四歲半，當時我等了四個小時才看到母雞產卵。我躲在一個雞舍裡，等著，因為沒人告訴過我哪個洞是蛋出來的地方。

KT：這是不合邏輯的，難道不是嗎？這是合乎邏輯的觀察，沒有任何道理。它不夠明顯。

JG：其實不是。因此，我看到一隻母雞走進一間雞舍，它們在晚上睡覺，巢箱在邊緣，我想，她一定會下蛋。所以我爬著跟著她，這真是犯了個大錯。她帶著恐懼的聲音飛了出去，所以，在我這個四歲半的小腦海中，我一定想過，沒有母雞會在這裡下蛋了吧。我想還有另外五個雞舍呢。所以我躲進一個空的，等待著。顯然，我等了大概四個小時。他們甚至打電話給警察；他們都在找我。我們在這個農場度假，我媽媽一定很緊張。您可以想像，您的四歲小女兒不見了。但是當她看到我，沖向房子時，她看到了我閃閃發亮的眼睛，就坐下來聆聽了母雞下蛋的奇妙故事。
我喜歡這個故事的原因是，這不就是成就一個小科學家的原因嗎？ 好奇心，問問題，沒有得到正確的答案，決定自己尋找，犯錯誤，不放棄，學習耐心。 另一個母親-“你怎麼敢出去玩兒不告訴我們！”-可能就粉碎了早期對科學的好奇心。我可能就不會去做我現在在做的。

KT：我們要說的是2020年，也就是您第一次參觀剛干尼亞（Ganganyika）的貢貝溪黑猩猩保護區（現在是坦桑尼亞）的六十年後。我出生於1960年，也就是您去貢貝（Gombe）幾個月後的那一年。 而且我很清楚，您開始把看到的和研究的變成了科學觀察的東西，確實轉變了這個我正在學習的世界。 在《人的陰影》中，人們不僅改變了對黑猩猩的理解，而且改變了人們對動物及其自身的理解。這形成了對我來說真實的感覺，科學上的真實。當我讀《人的陰影》時，有一個故事令我震驚。 在研究的初期，您的母親和您在一起有一段時間。 她回到英國； 您一個人，然後走來走去，命名森林的各個樣貌：“早上好，山頂。您好，河流。 哦，風，看在天堂的面子上，冷靜下來吧。”而且，當然，這呼應了我們文化中那些十分有生命力的故事，甚至包括那些影響了您的故事：《小玩意兒》，《泰山》，《柳林風聲》。

兒童以及在兒童面前的成年人將自然世界的各個方面都視為有生命的，並且給他們命名。人類的想像力總是傾向於這種方式。 因此，當我閱讀完您的故事的全部內容時，我了解到您所做的一件事是，您幫助證實了人類所具有的直覺理解和聯繫。您給這樣真實的故事提供了數據支持。

JG：恩，當我第一次去貢貝時，沒有人在野外未知的地區研究過黑猩猩。而且，當然，第一個問題就是黑猩猩一見到我就逃走了。他們以前從未見過像這樣的白猩猩。那時我母親和我一起真是太好了。她之所以在這裡，是因為剛干尼亞（Ganganyika）（現在是坦桑尼亞）是當時崩潰的大英帝國的最後一個前哨站，而且英國當局不會為我獨自承擔責任。他們說我必須帶一個人陪我。所以我媽媽她自願幫助我。有她在很大的鼓舞了我的士氣，因為我有很沮喪的回來，黑猩猩又逃走了，她一樣一樣給我指出來：“你正在學習黑猩猩在晚上如何鋪床，彎曲樹枝。你正在學習它們有時是如何獨自旅行，有時是成群結隊，有時又是大型聚會。你還正在學習他們吃的食物和發出的聲音。您學到的東西超出了你的想像。”讓我感到非常難過的是，她在我突破性觀察發生的兩週前離開了，當時我看到一隻剛慢慢不再恐懼的黑猩猩David Greybeard，他使用並製作工具捕撈白蟻。

那是轉折點。這就是我的導師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進入美國國家地理學會的原因，當六個月的錢用完時，他們同意資助這項研究。他們派雨果·範·拉威克（Hugo van Lawick）攝影和照相。他成為我第一任丈夫。正是他在地理雜誌和紀錄片中的照片和電影迫使科學界相信我在說什麼，因為在那之前，許多人都說過："我們為什麼要相信她在說什麼？她又沒上過大學。她只是一個女孩兒。"但是當他們看到雨果的電影時，他們不得不相信。

凱特：值得強調，因為現在人們很難想像，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人類還認為我們是唯一製造工具的生物。

JG：從科學上來說就是這樣。如果當時有人去了剛果熱帶雨林中的皮格米人，他們會告訴你的。

當我最終被路易斯·基（Louis Leakey）送往劍橋大學時-他說我需要學位才能賺錢-

KT：而且，您是劍橋歷史上第八位進修沒有本科學位的研究生工作的人，這幾乎是聞所未聞的。

JG：我受到了那些曾經說："你做錯了研究。你不能談論個性，解決問題或情緒的問題，"的科學家們的歡迎。然而這些被認為對我們來說是獨一無二的。實際上，在教科書中有人告訴我，我們與所有其他動物之間是有區別的。但是我小時候我的狗Rusty告訴我，那肯定不是真的：我們不是這個星球上唯一具有個性，思想和情感的生物。我們是動物界的一部分，而不是與之分離。

傲慢的西方科學。我認為這可能源於宗教。上帝做了人，上帝使人與眾不同，上帝使人對鳥類，動物和魚類等具有統治權。但這是錯誤的翻譯。希伯來語最初的詞更像是"管家"，而不是統治權。

KT：與自然世界保持社交和情感上的連續性。我們是生物，是要和其他生物有連結的。

JG：那样想是非常自大的。我在剑桥大学被告知，你必须绝对客观，对你的研究科目不要同情。他们告诉我："你不应该为黑猩猩命名，他们应该用数字。"对我来说，那太错了。例如，当我看着黑猩猩的家人时，其中一个年轻人做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们說这是因为我对他们很同情，所以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隨便什麼原因。这样就为你提供了一个平台，你可以站在该平台上，然后以科学的方式分析所见。但給你—啊哈！—這個時刻的这正是同情心。

到1986年，我有了博士學位，建立了一個研究站，最重要的是，我可以獨自幾個小時在熱帶雨林裡度過。在那兒，我感到與自然世界有著深厚的精神聯繫那種靈性，並且也開始理解生活中的所有生物之間的相互聯繫，其中每個物種，無論多麼微不足道，都在整個格局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想過以這種方式繼續我的餘生。為什麼不呢？

就在我出版那本大書《貢貝黑猩猩：行為模式》時，它具有我所有的科學觀察，但也包含所有故事。科學容易嘲笑一個故事。他們傾向於嘲笑趣聞軼事。但是趣聞軼事可能是一個非常仔細記錄的觀察結果。這是一則軼事，因為你只能看到它一次，但是這些軼事有時是解開謎題的關鍵。它們非常重要。在我的研究中，軼事和故事的收集非常非常重要。

因此，無論如何，我們與當時的芝加哥科學院院長Paul Heltne博士組織了一次會議，我想當時還有另外六個研究地點，我們邀請了每個研究地點的科學家以及非侵入性研究的一些科學家，例如大型動物園團體的專屬研究。主要目的是了解黑猩猩的行為因環境而異。

我們舉行了一場關於保護的會議，一場關於在某些被俘虜情況下的狀況的會議，都令人震驚。

我知道森林砍伐正在進行，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森林砍伐的程度。黑猩猩數量減少，野生動物肉貿易的增加，射擊母親，以便他們可以將其嬰兒出售為寵物。真是震驚。被囚禁的情況更糟，看到我們最親近的親戚在五英尺乘五英尺的醫學研究實驗室中，完全被鐵棍包圍，完全不知道幹什麼。我沒有做決定，只是知道我從黑猩猩中受益匪淺，因此我不得不嘗試做些幫助。我以一名科學家的身份去了，而我離開了-我想你可以稱我為行動者，或者類似的東西。

KT：我相信您1971年的《人類的陰影》書的標題是因為黑猩猩生活在人類的陰影下，因為我們已經進化出思想和言語的力量蓋過了它們。但是您隨後還了解到我們如何進化並成為對自然世界的威脅，自然世界是我們從那裡誕生並且還保持著血緣關係的。

JG：我們，黑猩猩和其他動物之間最大的不同是我們智力的爆炸性發展。由於科學現在已經認識到動物不是他們曾經想的機器，因此關於動物智能的信息氾濫成災。它的範圍很廣，從以巧妙的方式使用計算機的黑猩猩，具有緊密社會紐帶的大象，牧群成員之間牢固的關係在到烏鴉，這些烏鴉最終都能實際使用和製造工具。豬-也許稍後我們可以回到工廠農場-豬像狗一樣聰明，比某些人聰明。現在我們又知道章魚是非常聰明的。我們知道樹木之間會相互交流。
所以我門講到這裡，憑藉這種才智使我們能夠做與所有動物大不相同的事情，例如，設計了飛到火星的火箭。怪怪的，難道不是嗎？地球上曾經生活過的最有智慧的生物正在摧毀它的唯一家園嗎？那聰明的大腦與人類的內心，愛與同情心之間是脫節的。只有頭腦和我們的心協調工作，我們才能發揮出真正人類的潛力。

KT：這個現實如此譴責我們如何使用我們的能力，我們的智力，我們的潛力，我們的力量。 但是那次會議之後還有一個故事。 您已經在公園周圍看到了人類的狀況，但是當您乘小型飛機飛過貢貝時，那又一次改變了您為我們的物種服務的態度。

兒童——以及在兒童面前的成年人——都將
自然世界的各個方面視為動態的，鮮活的

JG：你必須意識到，在1960年，甚至在1970年，貢貝都是這個森林帶的一部分，一直延伸到非洲赤道，一直延伸到西海岸，黑猩猩的棲息地一直延伸到整個。到了1990年，我驚慌失措地飛過一個小小的森林島，周圍是完全裸露的樹木，山坡都被侵蝕了，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陡峭的山谷-貢貝位於坦桑尼亞湖的岸邊，從裂谷懸崖上走，再從山谷走下來，山谷里森林茂密。顯然，在那裡生活的人超過了土地能負擔的範圍。他們砍伐這些陡峭的山谷中的樹木，除了最陡峭的山谷以外，都是因為土地變得貧瘠和過度使用，他們正努力種糧食養家糊口，他們太窮了，無法從其他地方買來。所以這就是我的想法：如果我們不幫助人們，如果我們不嘗試尋找能夠在不破壞環境的情況下謀生的方法，我們無法拯救黑猩猩。因此開始了TACARE，這是我們基於社區的保護方法。它非常全面，從恢復肥力到土地過度使用，永續耕種，農林業，再造林.....

KT：你做小額信貸，讓女孩上學.....

JG：主要為婦女提供小額信貸，能使女童入學的獎學金以及講授計劃生育的講習班。我們不去村莊談論計劃生育；當地人進來。不僅是女人，男人也是如此。女人現在很興奮，男人現在很興奮。他們曾經有大家庭來支持他們，並在農場上乾活。現在的農場很小，因為人口已經擴大了很多。年輕人去城裡掙錢；他們經常失落而歸。因此，遇到了人們無法負擔教育子女的情況。他們非常非常想要兒女上學。因此，能夠通過計劃生育來計劃他們的家庭就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KT：就像您看著導致貧困的生態系統並導致與土地的這種扭曲關係一樣，這種關係對黑猩猩和其他大猩猩產生了連鎖反應，然後您又開始將生態系統重新縫合在一起。

JG：嗯，他們做到了。這才是重點。

KT：所以他們是你的伙伴。您聽了他們的話，讓他們帶領。

JG：他們已經成為我們的合作夥伴。並不是一開始就是一群自高自大的白人走進這些貧窮的村莊。在農業，林業，教育和衛生方面的非政府組織工作的是坦桑尼亞當地人。他們走進去，問人們他們認為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改善他們的生活。就是這樣開始的。現在，他們已經了解並意識到了-他們以前可能曾經做過，但現在他們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他們依賴森林，保護森林不僅僅是為了野生動植物；為了自己的未來。他們需要它。

KT：所以他們現在參加了這項工作?

JG：是的，他們進入了森林保護區-每個村莊都有一個森林保護區。現在，我們位於坦桑尼亞整個黑猩猩範圍內的104個村莊中，在所有這些村莊中，都有一兩個志願者學習成為森林監測員，他們選擇了要記錄的東西，他們之間會有一個會面-例如非法砍伐的樹木或動物陷阱，或在另一側看到黑猩猩，巢或豹子的爪子印記。因此，他們擁有了工具來自己養護森林。

KT：《根與芽》是否出自TACARE?

JG：不，“根與芽”的出現是因為TACARE的運營成本很高。我們已經在其他一些非洲國家開始工作。當我第一次遊覽非洲黑猩猩分佈的七個州時，我就陷入了困境。我走遍世界，逐漸離世界越來越遠了，與人們談論非洲的問題及其根源，並希望提高人們的認識，或者也許能賺些錢。我一直在和那些似乎失去希望的年輕人，大學生和一些高中會面。他們大多無動於衷，但有些是沮喪的，非常沮喪，有些則是很生氣。當我問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受時，他們說的都差不多一樣。那就是在亞洲，北美和南美，歐洲–那時我還沒有去過中東，但我知道他們現在在中東說同樣的話–“您損害了我們的未來，”他們說，“並且我們對此無能為力。”

你聽說過，“我們沒有從祖先那裡繼承過這個星球，而是從我們的孩子那裡借來的”? 但是我們沒有借，而是偷走了。而且今天我們還在偷。

KT：這些主題現在還活著，並且更加生動。

JG：當他們說他們無能為力時，我想，不，不是的。還有一個窗口時間，雖然那時比現在更大，就更需要我們聚在一起。所以我們兩個這次見面了。在達累斯薩拉姆（Dar es Salaam）9名學生過來找到我，說了他們的問題：擔心炸藥的破壞，炸藥炸壞了海洋中的珊瑚礁。他們擔心沒有房屋的流浪兒童。對流浪狗的虐待。在其國家公園內偷獵動物。因此，我們與他們的所有

朋友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議，《根與芽》誕生於1991年2月，並傳達了一個信息，即我們每個人每一天都對地球產生影響。而我們中那些有幸擁有這種能力的人可以根據我們做出的改變做出道德選擇。然後我們決定，由於所有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繫，他們之間的每個小組都將自己選擇幫助人類的項目，幫助動物的項目，幫助環境的項目。他們會討論，計劃，捲起袖子並採取行動-實際上對此有所作為。

KT：“根與芽”這個名字的細微差別也解釋了這個原理。您能描述一下嗎?

JG：我已經說過我如何愛樹木。我想，也許我最喜歡的一棵樹一定就是我花園裡的山毛櫸。一百多年前，當山毛櫸開始生長時，一個很小的種子。如果我當時把它撿起來的話，它似乎太小又虛弱，芽長了一些，也有一點根了。然而，我稱之為魔法。那棵小小的種子是生命的力量，它如此強大，以至於為了達到樹所需要的水，這些小小的根部可以穿過岩石，最終將它們推開。而那小小的芽，為了達到樹木進行光合作用所需的陽光，可以穿過磚牆上的裂縫並最終將其擊倒。我們認為岩石和磚塊是我們在地球上造成的所有社會和環境問題。因此，這是一則希望發來的消息：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可以突圍，並使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我們現在在85個國家/地區中，並且還在不斷發展壯大，我們的成員包括幼兒園，大學和介於兩者之間的所有學校。這是我最大的希望，因為無論我走到哪裡，這些年輕人都在告訴我，向我展示他們在做什麼，他們打算做什麼，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KT：在我看來，從您的早期科學觀察到現在，都有一條貫穿始終的線，看到並命名，對一個個體的尊嚴和可能性，就像您對黑猩猩所做的那樣。但是人類生活中的某件事-我們沒有談論過-是您的童年也是在這個世界下為背景的，而您的童年是戰爭和大屠殺，這些事是您在青春期時，生命的道德標準正在形成時。當一種人類僅將其他人類視為一邦東西時，就會產生非人性化的影響並改變那種人對待其他人的方式。正如您所說的，動物也是如此。我們想到的是野生動植物物種，但每個人的生命，包括動物的生命，都至關重要。另一方面，這就是您剛才所說的，是關於行動，組織和應對我們世界中的挑戰，並堅信個人的力量，即一種生命可以擁有的力量。

JG：你看著一個孩子，你認為，這個孩子可能是下一個溫斯頓·丘吉爾或唐納德·特朗普。這個孩子可能會成為希特勒或達賴喇嘛。但是你就是猜不到。當我在劍橋時，有人告訴我個性化並不重要。沒有人談論個性。我再一次因為談論個人之間的差異而不是黑猩猩的一般行為而受到譴責，這正是我應該做的。我從來不想當科學家是不是很幸運？我想成為一名博物學家。我十歲的時候，女人還不能是科學家。

KT：您已經說過了這一點-我們正遭受“僅憑自我主義”的困擾。我認為您現在在所有工作中都將“根與芽”帶回家給年輕人，這是平凡行為在任何生活中的重要性。您在一分鐘前說過，我們的飲食方式，購買方式，生活方式-這是如此簡單的計算法，但人類很難開始使這個想法成為性格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足夠多的人同時做普通的事情，那將具有力量。

JG：有力量。絕對有力量。我們經常聽到“思考要全球化，行動要本土化”。但是，如果您放眼全球，就會忍不住沮喪。將它反過來-在在本地做出改變-看您所做的改變，看如何清理河流。了解如何籌集資金以幫助無家可歸的人不再睡在街上。了解你如何遊說政府保護一塊林地免受另一個購物中心的侵害。然後認識到其他人正在做同樣的事情，在世界範圍內做出同樣的改變。然後，你就可以放眼全球。

KT：您在一分鐘前說過一件事，關於您如何不被鼓勵在科學觀察紀錄中使用軼事-您說過，軼事通常代表著比自己大得多的事情，並且您說過，任何軼事都可能成為解開謎題的關鍵-這也是考慮個人選擇權自由的絕佳方式。

JG：您提到過《人類的陰影》。其實，因為這是我在貢貝（Gombe）工作60週年，所以我們用一些從未見過的照片來說明這一點。現在我已經讀完了僅一章的所有內容，而且我花了最後一周的時間整理了《地理》雜誌完成支持工作時交給我的四百張黑白照片，我不知道。試圖從兩篇地理文章和三本書中融合在一起一直是混亂的。

KRISTA
TIPPETT
likuer

THINK INC & THE JANE GOODALL INSTITUTE AUSTRALIA PRESENT
REWIND THE FUTURE
WITH DOCTOR
JANE
GOODALL
2019 AUSTRALIAN TOUR

KT：這是您第一次以這種持續的方式閱讀您的作品嗎?
JG：好的。
KT：您學到了什麼?
JG：我很喜歡。所有這些故事-我彷彿回到了那裡。我能夠記錄下來的有關人物，角色和有趣事物的細節，回憶一下像潮水全部湧回來，讓我覺得特別懷舊。
KT：您與（相隔六英尺）同齡的妹妹度過了八十六歲的生日....
JG：我們相差四年。
KT：相隔四年了，是在隔離期間回到你祖母丹尼的家中嗎?

JG：是的，在我們家族的房子裡，我和姐姐Judy以及女兒，女兒的未婚夫和她的兩個成年孫子以及我的兒子（有一段時間）一起在這裡，他因為疫情的原因被卡在這個地方。他從坦桑尼亞過來拿簽證，工作簽證，然後就疫情了，他沒法兒走。所以他被困在這裡。無論如何，他現在真的沒法兒回到坦桑尼亞。

KT：我很好奇這是否也打動了你。就近幾十年我們知道，我們彼此之間是相互聯繫的—我們是被體現的生物，我們彼此之間以及與自然世界之間的聯繫—這種病毒以市場從未有過的方式帶回家。。

JG：悲劇是我們把它帶到了自己身上。長期以來一直在預測，將會有更多的傳染病和大規模的流感，人畜共患疾病從動物轉移到人。正是由於我們對大自然的不尊重，對動物的不尊重，發生了這種情況，例如砍伐森林，迫使動物的棲息地越來越近，迫使某些動物與人接觸，為病毒提供了機會或者我們叫它—-跳板。

但是，更糟糕的是，我們狩獵，殺死和吃動物。我們以野味的形式出售它們，然後將它們出售給野生動物市場，在那裡它們處於被嚇壞的，不衛生，擁擠的殘酷狀態。他們可能會被當場殺死，然后買賣雙方都可能被血液，尿液和糞便所污染-完美地使病毒有了跳板，從動物跳到人類並造成新的疾病，這就是COVID-19。人們將矛頭指向中國和所有街市，傳統市場。實際上，大多數傳統市場根本不出售野生動植物。他們就像農貿市場一樣。但是想想我們的工廠農場。想想我們對豬，牛，鴨，母雞和鵝的處理方式。考慮一下他們的狀況如何擁擠和不衛生。實際上，在這些條件下傳染病已經開始流行。它實際上一直在發生，但通常只是一種流行病，並且已經停了。但是這次，它已經遍及全球。可以想像，下一個，如果我們不注意，如果我們不停止這種不尊重，那麼下一個可能與COVID-19一樣具有傳染性，因為它具有很高的傳染性，但是死亡率相對較低，但請想像一下死亡率是否與另一種人畜共患疾病埃博拉一樣。艾滋病是從非洲的野生動物市場開始的，切碎了黑猩猩並食用了它們。

KT：在病毒隔離开始的時候，我正在阅读您的早期书籍，并且我对这种社会疏离的整体现象感到好奇。我们正朝着远离社会的方向前进，我在读给您的描述是，社交修饰“对于黑猩猩和许多其他动物也是最和平，最放松，最友好的身体接触形式。”尽管我们很有创造力并正在寻找新的保持联系的方式，但有很多（而且我相信还会继续）有很多关于失去身体接触时会失去什么的思考。但是我们没有那种身体上的联系。我意识到，在您在动物界（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中的工作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认为这可以解释我们所感到的一些错位。因此，我很好奇您对社交距离的看法以及对我们的意义。

JG：很显然，有些人感到非常沮丧。但另一方面，假设您被告知要锁定在南非的一个内陆城市或城镇中。试想一下，在一间小房子里有十二个人,很可怕的。有些人很幸运。我很幸运。有一栋大房子，有一个花园，而且我们总是被允許到處溜達，因为它在海边，空气清新。
但是这种缺乏身体接触的方式正在深深地影响着人们。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这源于我们与子宫内母亲的接触，即母亲抱着孩子。

KT：在您的《希望的理由》一書中，您將道德進化甚至精神進化的語言用作對我們物種的希望。我想知道這對您意味著什麼，以及您如何思考二十年來在一個變化的地方和一個陌生而又陌生的時代中所面臨的挑戰的輪廓。

JG：在這段時間裡，我們看到了朝著更道德的行為，更深入的理解邁出的一大步。您可以很清楚地從我們對全世界動物的態度，這些保護動物免受殘酷行為侵害的組織的成長中清晰地追溯到它。然後，另一方面，您的組織激增，他們試圖幫助家庭暴力的人類受害者，孤兒，難民和移民。所以我們要到達那裡，但是我認為有些人在精神上比其他人先進得多。

KT：隨著時間的推移，您在研究黑猩猩時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您一直在人的狀態中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具有極大的同理心和遊戲能力，創造力和智慧，還有殘酷和暴行的能力。

JG：我很震驚地發現黑猩猩像我們一樣擁有陰暗，侵略性的一面。這使他們比我們想像的更像我們，這是一個非常可悲的聲明。但是我認為只有人類才有真正的邪惡能力。黑猩猩會殺死人，但這是一時的衝動。這是對情況的情感回應。我們可以坐下來，遠離預期的受害者，並用冷血計劃出最殘酷的酷刑形式。就是這樣。那就是我們的才智使我們能夠以這些方式思考。

KT：您人生中寫的另一個時刻是在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Cathedral）–我相信這是您第二任丈夫因癌症去世之後，所以這是您人生中非常艱難的時刻–但是您有這種經歷敬畏 這也讓我感到震驚，當您談到我們的道德發展潛力，甚至是最大的能力時，甚至您在黑猩猩（如瀑布舞）中看到的精神能力，都在某種程度上與敬畏感相關。

我受到曾經說過：“您做錯了研究。你不能談論個性。”的科學家的歡迎

JG：我不知道你怎麼形容敬畏。當然，當我在大教堂裡時，它感動了我。陽光透過巨大的玫瑰窗照耀著，這是一大早，出於某種原因，有一場婚禮，或者也許是一場彩排，我不知道。但是管風琴進入了這個幾乎是空的空間，在G小調中演奏巴赫的託卡塔和賦格。然後，這才讓我感到震驚，在這幢令人嘆為觀止的建築中，這座建築是由成千上萬的人建造的，可能是因為今天我們所擁有的機械，設備或技術都不是，但是大教堂隨著音樂緩緩升起; 音樂是由巴赫（Bach）創作的；而我，站在那兒，聆聽，看到和感覺到，不僅僅是喬納斯的物質迴旋，但背後必須有某種原因，我非常強烈地覺得我在這裡是有原因的。我正在努力實現我認為應該做的事情。

KT：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您已經花費了這些年，幾十年的時間，因為您意識到自己不僅成為了科學家，而且是一名激進主義者，而且您需要與人類合作來改變我們與自然界的關係，這幾乎是一種夢幻般的品質，這是因為您，這位年輕的英國女性，沒有大學學歷，並且一直想去非洲並且一直喜歡動物，所以您能夠與Louis Leakey一起工作並成為一名科學家，並在其中你在家裡這麼平凡的地方。然後，作為達到相同目的呼籲的一部分，您最終

花費了大部分時間在森林之外，在飛機上和在路上。您已經書面提出了以下問題：“如果我知道自己的努力會或多或少地使我永久地處於道路上呢？我是否有足夠的能力，足夠的決心去走這麼艱難的道路？”
但是我覺得您仍然覺得答案是肯定的。

JG：我是這樣認為的。當我可以做或不需要做的時候，我回顧自己的生活並看到所有這些轉折點-我認為我做出了正確的決定。但是我從不想當科學家。我從不想要博士學位。我認為那是很大的幫助。幸運的是，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也有同樣的感覺。他沒有告訴我，但是後來他說：“我想要一個不受當時動物行為主義還原主義者思想束縛的頭腦。”他還感到女性成為了更好的觀察者，並且也許更有耐心。所以發生了所有這些不同的小事：見到Louis Leakey，他帶我去了Olduvai，看看我對犀牛和獅子有何反應，並決定我是他一直在尋找的人。
但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有一位了不起的母親。當我第一次受到學校朋友的邀請去非洲時，那是1957年，那時我才23歲。我想那時是23歲，大約今天是16歲。但是媽媽讓我獨自一人乘船去了非洲。我想大多數媽媽都不會，因為在那個時候這麼做太不尋常了，沒有媽媽這樣做過。是的，年輕人會去遊學世界。但這不像今天的學生要去體驗旅行，背包旅行。完全不同。
她所做的另一件事，我認為這有助於使我成為我。你可以想像，在戰爭期間，德國人發出的聲音使人的脊椎發冷。我們討厭納粹，也討厭希特勒。然而，戰爭結束後，當我叔叔去德國旅行時-他是英語部門的負責人-他發現了一對德國夫婦，有三個孩子想要有人來教孩子們好英語，我媽就讓我去了。後來她告訴我，僅僅因為希特勒和納粹分子並不意味著德國人就是壞人。她希望我自己看看我們是人類。環境，文化和國籍改變了我們的行為方式。但總的來說，我們是人類。我認為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KT：我認為現在擺在我們的物種面前是非常重要的一課，因為挑戰是巨大的，是本世紀人類的生存挑戰。

JG：令人驚訝的是，儘管我不認為我是從開始做起，但《根與芽》已經發展出非常強大的道德價值觀。而且，我越來越發現，那些我稱為校友的人，在學校或大學裡是“根與芽”的一部分，他們仍然堅持這些價值觀。就像人們來找我說：“我當然關心環境。我上小學時是《根與芽》的一員。

我們的過人的思維能力，智力使我們不同。
但我們卻不是一個非常聰明的物種，在我們親手毀滅自己唯一的家園時，
難道不是嗎?

KT：同樣，聽到這個故事非常重要，這是一個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故事，但是它與已經形成的龐大而籠統的概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JG：人們太喜歡概括了。你不能一概而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性格，背景和夢想。而且他們不會以相同的方式做出全部反應，只是因為他們屬於同一班級，或者他們的膚色相同或穿著相同的衣服。

KT：尤其是在人們對自己的身體如此恐懼的時刻，我們將這些擺在我們面前的巨大挑戰變成了激烈的戰鬥。我們如何徹底重新安排與自然界的關係？我們如何重塑這種大流行病周圍的世界？而且我在貢貝（Gombe）中想起了你，走進了人類的神秘世界和觀察領域，以及與他人相處時所學到的知識。這是你在《希望的理由》中寫的：“嘗試改變是我的任務”，而您並不是在談論黑猩猩，而是在談論人類，“在這件事上，改變他們的態度是我的任務。如果我提高聲音並指責一下，他們將不會聽。相反，他們將變得憤怒和敵對。對話將結束。真正的改變只會來自內部。法律和法規是有用的，但不幸的是，很容易冒犯。因此，我盡可能地隱藏並控制住憤怒（當然我會感到）。我試圖輕輕地進入他們的內心。”
還是 heart 這個詞。

JG：嗯，很幸運，不是嗎？我一直想寫。

KT：您經常引用祖母丹尼告訴您的這句話，這是聖經的口頭禪：“As thy days, so shall thy strength be.” 這是現在伴隨你的嗎?

JG：絕對是這樣。我把我的祖母叫做聖經盒：六個小火柴盒粘在一起，就像一個帶抽屜的小箱子，用紙夾將其拉出。我讀了聖經的每一章。我覺得花了大約三個月的時間，這是一個秘密。那是給她的聖誕禮物。我在一面兒寫出文字，另一面兒寫出聖經中的文字。因此，我開始了無休止的旅行的其中一段，姐姐朱迪（Judy）送我去的。她說：“哦，走之前先給我發個短信。” 因此，我拉出一條文字，上面寫著：“曾經把手伸到犁頭上並轉身回來的那個人不適合天堂。” 所以朱迪說：“好的，你走吧。”
你知道嗎，我在另外兩次旅行之前就已經經歷過了嗎？我得到的完全一樣嗎？而且，就在上週，當我抱怨自己有多忙時，她說：“哦，有短信，”就出現了。我們倆都無語。房子裡沒有其他人有過那個。所以你看？我的職責擺在我面前。

KT：我想我們都應該感謝你們接受冒險，犧牲和隨之而來的辛勤工作。
我很好奇您對人類的不斷進化怎麼解釋。

JG：成為人類意味著什麼—我平淡無奇。我知道我們是生命形式自然進化的一部分，從許多方面來說，我們是動物界的一部分。然後，我們與眾不同的是這種智力。但是我們不是一個非常聰明的物種，當我們摧毀房屋時，我們是嗎?
並非每個人都同意我的觀點，但是我相信，這種智力發展的一個訣竅在於我們發展了這種交流方式-說說話。所以我可以告訴你你不知道的事情，你可以告訴我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們可以教孩子一些不存在的東西。所有這些使我們能夠提出問題，例如，我是誰？為什麼我在這裡？這一切的目的是什麼？有目的嗎？那裡有精神上的指導力量嗎？而且我相信，成為人類的一部分是質疑，好奇心，試圖尋找答案，但也要理解，至少在這個星球上，有些答案我們將無法回答。
當科學家們說：“但是我們知道宇宙是如何開始的時，我會感到非常難過。從大爆炸開始。” 哦。是。但是，對不起，是什麼導致了大爆炸?
你知道什麼很迷人嗎？越來越多的高智商人士，例如科學哲學家，物理學家等等，所有這些偉大的大腦都說過：不可能發生的一切只是偶然。因此，宇宙背後的智慧是什麼，它是什麼，它是誰—可能是它是什麼—我沒有最微弱的想法，但我絕對確定有什麼東西。
尋求某種東西是人類的一部分。Ø